

# 星期天夜光杯

## 辛丽丽 芭蕾就是我的生活

◆ 朱光



一次，辛丽丽带朋友的两个女儿向钢琴家求教。钢琴家问这对年幼的姐妹：“你们觉得旁边那架三角钢琴，抬得起来吗？”妹妹马上“投降”：“哦哟，我不行的。”姐姐看了眼钢琴，坚定地摇头：“我可以。”如今，姐姐在美国纽约大学

教钢琴；妹妹确实早早放弃。

在同时开排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以及新剧《百合花》的间隙接受本报专访时，辛丽丽说起这件30年前的旧事，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证明她的人生观：一个人，一定要相信自己、坚持向上。

1

目标达成，是基于几代人的历练

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，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昨日迎来60周年纪念演出。这部中国芭蕾划时代之作，也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代表作。作为上芭团长，辛丽丽表示，“不管哪个时代，都需要大幕拉开的精彩。代表作，就是经得起时代千锤百炼的作品。有觉悟的文艺工作者，就是每个时代都能推出这样的代表作——这个目标，是基于几代人的历练，才能实现。”

“白毛女的头发不是白的，纯白的话就像一头羊了哦”，辛丽丽透露了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不为人知的幕后：“是金色里融入了‘奶奶灰’，十分讲究。”所有服装道具，几乎遵照电影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版芭蕾舞剧百分百复刻。哪怕一个补丁，也是源于现实生活。“补丁是怎么破的？是钩破的，就比较新；如果是老化了才破，那就颜色很旧。”即便是黄世仁的领子，也会随其境遇变化。“得势的时候，他的领子纯白、簇新；逃难的时候，他的领子变黄、塌了。”只有白毛女的衣服略有变化——为了便于舞蹈，裤腿剪短了一截；中式领口改为圆领。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，文艺工作者也始终有着严苛的要求，这才能让《白毛女》传世。

正在创排的《百合花》也是“两代人的历练”。茹志鹃小说原著，女儿王安忆担任芭蕾舞剧的编剧。“我17岁就认识王安忆了，与她聊天就像是在读一本书。”辛丽丽透露，此番创排《百合花》，她第一个想到的编剧就是王安忆。王安忆第一天就主动表示：“我来吧，没有什么不可以改，有点爱情也可以。”辛丽丽这下放心了：“有了爱情，双人舞才能跳起来。”辛丽丽说：“我希望每一位艺术家，都能在上芭留下他(她)最好的作品。”



2

海派芭蕾，是上芭独有的精致

海派芭蕾，是辛丽丽领军的上芭独有的气质。最近一次去欧洲巡演时，欧洲演出商一听是“上海芭蕾舞团”就直接下订单。“上芭在欧洲，牌子已经树起来了。”巡演日程已经排到了2026年，所到之地已确认的就有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阿联酋等。

“海派芭蕾像上海的，精致！”辛丽丽对海派芭蕾的定义约等于博采众长之后还要精益求精。“我们一定要跳得比外国人好”，她还细细分析这个目标为何可以达到：“首先，就好比打乒乓球，是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先天擅长的；其次，我们文化素质高；再者，我们是以一起吃住练的国有体系为支撑——我也要感谢各类基金支持我们排剧目。”外国芭蕾舞团几乎找不到“48个高矮胖瘦一模一样的天鹅”。上芭的《天鹅湖》去上央视春晚。“每一只天鹅”胖瘦一样，手脚伸出来也都一样，央视就感慨：“噢哟，大团来了！这就是大团！”

“讲好中国故事的芭蕾的样式感，与古典芭蕾的样式感，是不同的。日本人跳芭蕾也是穿和服的。”辛丽丽解释道，“上芭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，创造中国式的芭蕾，一定要坚定——演员的状态要一样。”她又以《百合花》为例：跳军人要像军人，跳百姓就是百姓：“通讯员这个角色很年轻，有一种嫩芽刚刚萌发的天真——他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，这是年轻带给他的天真。他还有着坚定的信仰——‘我要去拿枪，我要去打仗’，可是每个人拿起枪之前，不一定是经过军事训练的。”她又一句话概括道：“中国的陶瓷与法国的陶瓷，在画面、构图、气质等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。”

上芭的海派，也是上海的海派。辛丽丽回顾《白毛女》：“当时就跨界了，我们的文学顾问是黄佐临，一些反派的动作出自京剧里的手眼身法步，当时就是一种‘技术革命’。”在辛丽丽领导上芭的20多年里，她从全球各地邀约各国最顶尖的艺术家，加入剧目制作团队。有的帮助上芭把他们的作品推向世界，有的带给上芭一双慧眼如何鉴别更有前途的演员。

一位日本芭蕾前辈跟辛丽丽说：“芭蕾艺术是人类文化遗产，绝不是日本独有的。你学人家10年，你自己也少学了10年。”欧洲芭蕾名家跟辛丽丽说：“要做自己的剧目，树立自己的特色，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自己的路。”

如今，上芭就是理直气壮地走在海派芭蕾的道路上。

新民晚报的读者朋友们，  
芭蕾是辛苦、美丽的艺术。  
它像天空中的绚丽的彩虹，  
让人追求。

辛丽丽  
2024.4.9.

3

「蛮好蛮好」，就是「大灵不灵」

“外国人讲你‘Good good,very good’——肯定不灵额！”辛丽丽手一挥，“外国人不说话了，才是真的灵。因为他被震撼到了。”这就像上海人，“上海人讲‘蛮好蛮好’就是‘大灵不灵’，甚至‘蛮好’就是‘不好’！”“对人有要求有期望了，才不会客客气气；对人客气了，把对方惹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，就提升了。”辛丽丽对外界的评价，有着清醒的判断。

谈及创作过程，她也看得十分透彻：“作品好，是因为排演前主创在一起谈得深入——必须有人说‘不’，必须要谈得‘面红通通’，否则开始之后就没办法收拾了。”她也一定选择各领域的顶尖人物，劳伦斯·奥利弗奖获得者等也一起参与。她说：“一个人，一定要往上走，一定要向大师学习。”

顶尖的芭蕾舞者几乎都是每天谈笑风生，实则伤痛在身。不是胯疼，就是腰疼，不是腰疼就是脚疼。即便如辛丽丽只是做示范动作，依然很疼，因为肌肉过度负载：“所以，我说，好的芭蕾舞演员，一定是吃痛额。芭蕾舞就是《红菱艳》，舞鞋有魔力——也是折磨。”但是一旦想到今年因为中法文旅年，有机会与巴黎歌剧院一起演出，“眼睛又发亮了，又忘记痛了！”她开玩笑道，有些跳芭蕾舞的演员平常走路都歪歪扭扭，但是一上台，就都对了，都好了，发光了！

辛丽丽没有私人生活，目前她正在整理一本讲述自己的新书，名为《芭蕾就是我的生活，生活就是我的芭蕾》：“拖了六七年，今年必须收尾了。”由此，她也联想到：“如果一个人想得太复杂，不知不觉脚步会停下来，会没有斗志。”就像是上战场的战士：“如果我想到了，子弹飞过来我死了家人怎么办，他还能上战场吗？”

人，一定要积极向上向善。善，不是无能，而是付出。“我要带团的，不能让团吃亏的，虽然蛮艰难的，但是必须有持久向上的斗志。我大概有点蠢，就是没想那么多，做得好，就很开心！”

辛丽丽笑起来真的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真。



扫码看视频